

新作者 /

花间词

张炜玮

“我要表现的是不是那种，不爱学习却被逼上学，然而遇见了学霸学长，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开始上道的状态？”

我忍住笑，回头。樱花树下说话的女孩一袭粉色的飘逸汉服，顽皮地歪着头，眼眸亮晶晶，看向正在指导她摆造型的摄影师。

摄影师手里拿着书本等道具，一本正经地愣在那里。旁边身着白色汉服高大的男孩，想必是配合演出的男友，“噗嗤”笑出声，跑过来用胳膊环住了女孩。

于是，我——一个路人，在仙气十足的樱花树下，不期而遇地被春天甜到了。

人人爱看花颜色，我亦爱听花间词。

不同的花下有不同的声音。一般来说，粉色的树下是柔柔的欢喜。路过的人们或轻轻地“哇哦”一声，或柔柔地赞道“好美”，拍照的女子们，也多是衣着柔色系列，纱衣在微风中起舞，默契地配合着充满仙气的氛围。

金黄的油菜花田就不一样了。广阔的田野里，浓烈的生命气息横冲直撞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就算四处泼洒，就算八面来风，都不会有一点被冲淡的迹象。

这里听到的，往往是响亮的带着爆发气息的“哇！”或是“好明亮的色彩”“好靓的花田”。

管别人喜不喜欢，衣着颜色明显丰富起来，各色纱巾舞了起来，说话声音也变得高亢起来，表现自己的欲望也变得强烈起来。

“哈哈，我第一次学会用微信，就是在油菜花地里。”毫不讳言自称“大妈”的女邻居说，多年前儿女怎么教也教不会，结果和朋友们一起去趟油菜花田，回来学了不少。拍照片拍视频，互传发朋友圈，一下子打开了自己的天空。

但是，她家闺女一开始想在家里种植中华木绣

球，她是不同意的：“白不拉叽的有啥好看？”

“那后来为什么又同意了？”

“油菜花桃花什么的看得差不多了，后来我们也跟着年轻人去看这绣球花，没想到看着看着也喜欢上了，白色也有白色的美。”

眼下，她家的中华木绣球已经远远比人高了。

但，并不是每一棵花树都能听到溢美之词。“这颜色为什么没有我想要的那么美？”路过紫藤花树下，我听到一个声音。

我猜，她“想要”的那种清冷艳丽的紫色，可能来自网络图片，因为，我也曾被这种可能被P过的“想要”吸引过。

听说，遇见颜色饱和度高的紫藤花，从技术上还需要两个条件：其一，紫藤花有许多品种，有的花色饱和度高，有的花色饱和度低，得遇见合适的品种。其二，阳光雨露和营养对花儿有很大的影响，要么天地护佑，要么得有足够好的养育者。

但纠结色彩的阶段通常不会太长，走近你会发现，即使是带着灰色调的紫藤花，也有着美好的香味，这种惊喜，完全能弥补视觉上的缺憾。

然而，也并不是所有的缺憾都可以弥补。

——“这么漂亮，为什么一年只开一季？”蔷薇花墙边听到。

——“古人再怎么美化残荷，我还是喜欢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荷塘小径上细语。

——“一场雨下来，一树香都散了，哎！”桂花树下的感喟。

……

相遇、经过、告别，再次相遇、经过、告别，这大概就是自然的美之循环。而遗憾之辞，带着隐约的期盼，大概才是最顶级的赞美吧。

（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）

美 / 丽 / 重 / 庆

龙河缠绕石柱城



陈刚

站在凤凰山上，望着龙河从山涧蜿蜒而来，犹如一条玉带环绕石柱城大半周，再向西缓缓而去。城区宛若展翅飞翔的雄鹰，镶嵌在绿水青山中。

龙河，古名望涂溪、三江溪，从东向西蜿蜒流淌穿越石柱全境，在丰都县城汇入长江。总长160多公里的龙河，石柱境内占去了三分之二。在石柱境内流域面积有1500平方公里，接近全县总面积的一半。150多条不同等级的支流，密布在七曜山与方斗山之间，分割出绿水青山的大美石柱。

石柱古属巴郡，龙河是“五溪蛮”中的五溪之一，土家人逐水而居，因盐而兴，在武陵山区形成千年“巴盐古道”。龙河岸边陡峭的大寨坎，便是古道的历史遗存。山涧龙河，树枝般逐级分岔，流水潺潺，跳蹬桥、棒棒桥，是两岸居民的过河设施。山涧河流，陡涨陡降，暴雨时候，居民们只好望河兴叹。历史变迁，石拱桥、铁索桥、钢筋混凝土桥，次第在龙河上架起。汉渝铁路，沪蓉高速公路，丰石高速公路，梁黔高速公路，交错穿越龙河流域。石柱，成为渝东交通枢纽。

山涧龙河，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。修水库，建电站，龙河带动石柱经济快速发展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被龙河环绕的石柱县城机关和居民，还是靠煤油灯、桐油灯，有的甚至是靠松树枝照明。石柱人自制铸造加工水力发电机，用穿城而过的玉带河引来龙河水，建成了七星水力发电厂，千年老县城第一次亮起了电灯泡。四方石、牛栏口、藤子沟，一个个不同的地名，一座座容量不等的电站，几十年过去，龙河

岸边建成了10多座水力发电站。在龙河干流筑坝近120米高的藤子沟水库，总库容近2亿立方米，超过100万亩的水域面积，生长着600余种的动植物。湿地保护、科普教育、休闲游憩、产业发展，构成藤子沟山地复合型国家湿地公园。

温顺的龙河水，滋养了勤劳朴实的石柱土家人，也促进了石柱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。石柱县城“三面枕水，四周列嶂”“以山为城，以水为池”。南边扩建二环路、三环路，东边开辟新城区，提高品质，治河固城，绿化美城。

城在长，河在变。低矮的老房屋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十里滨河公园，雪松挺拔，黄葛如盖，花草成片，廊亭傲立河堤边。公园里那一块块小广场，给市民带来宽阔的活动空间。曾经凌乱的河床被疏浚畅通了，河道里横卧着七八道翻水坝，枯水期的龙河城区段，依然碧波荡漾。卵石河沙集聚在河床中，垒起4座河心小岛，茂密的麻柳和青杠树，构筑起鸟类栖息的天堂。

河水清了，河岸绿了。沿着堤边梯步下到亲水平台，徜徉在亲水步道上，时不时看到有人执竿垂钓，有人在平台边戏水打闹，倒映在河面上的鼓楼，一闪一闪地跳动。跨过潺潺流水的跳蹬桥，登上帽顶山公园，看到次第上升的二环路、三环路，犹如彩带般缠绕老城区。

傍晚的石柱城，看上去极像一幅恬静诗意的山水画。

（作者系石柱县作协副主席）

诗 / 绪 / 纷 / 飞

雨润百谷又节令

落英缤纷，
红紫始作尘。
岁月轮回瞬息间，
雨润百谷又节令。

天时人事日相催，
布谷声声鸣远林。
时序盈好雨，
春草池塘万物新。

播撒不我待，
田畴耕种无闲人。

栉风沐雨，
总见房舍掩柴门。

才掩东山豆，
又移禾苗南坡行。
农家儿女各当家，
追风赶月惜光阴。

春渐远夏将至，
春日芳华溢新韵。
桑麻在心情切切，
苍生憧憬好收成。



姚代云

往 / 事 / 回 / 首

远方



艾万忠

喜欢远方，起初我只是好奇，并无多余想法，更不懂什么诗与远方。

打我记事起，远方是一座像城堡一样的寨子。这个距家几十里外的寨子，有寨门、寨墙。寨墙上有几棵广柑树，树上挂满枝头的广柑，和鸡蛋大小差不多，和树叶一样油绿。寨墙外是一步之遥的嘉陵江。每当寨子人家一家家炊烟袅袅，肚子自然而然就有了饥饿感。母亲领着我们姊妹仨一步一步走回去的老家，是我去的第一个远方。

无独有偶。三年后，也就是1973年盛夏，我们三姐弟又去了一个更远的地方。从我们家到清平乡五姨家，有好几百里路。一天，听来我们家的五姨爹说，他是坐火车过来，我就好奇起来，问这问那，末了，我又不假思索提出去那玩玩的想法。学校也正好放了假，我们仨就跟着姨爹去了。

在姨爹姨妈家的五六天，要么上山摘李子，要么下河沟游泳洗澡，要么去赶场，要么去加工场看面粉加工，一天到晚与他们家5个姊妹打得火热。

这趟远游，开心自不必说，难忘的是一路上所遇所见我都是头一回。

记得返程回家那天，吃过早饭，我们跟着姨爹一早就往县城走去，途中好像顺便搭过一小段拖拉机到新桥镇。比磁器口要大得多的资中县城，有公路有河流有火车站。那天在县城吃过什么不记得了，唯有冰粉的味道留在味蕾上。以前我爱吃凉粉，6分钱一碗的凉粉，麻辣鲜香，是我过儿童节必点的“大餐”。冰粉我没听说过，当然也就没有吃过。一吃，又甜又滑又冰的口感，跟凉粉麻辣鲜香虽说截然相反，但此后便成了我夏日又一道想吃的“大餐”。

火车站在河的对岸。上岸穿过一排排铁轨进到火车站，站台上全都是人。到底是如何上的火车我也记不清了。反正一夜火车，两个座位我们仨一个站一会儿或是挤着坐一会儿，就这么站站坐坐挨挨挤挤到了重庆。

再往后出远门，没了大人左右相随的一路呵护。1975年那年我初中毕业前，随高年级学生去铜梁合川，算是第一次“单飞”。我们先乘解放卡车到目的地，参观完邱少云烈士纪念馆，又去合川参观一个什么展览，再由北碚徒步回家。

学校组织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活动，两天行程百余公里，我也仿佛一夜长大。远方非但没让我望而却步，反倒令我更加向往。

真是机缘巧合。从小就想当兵的我，两年多后，远方竟真的圆了我这个梦。我参军的首站是西安。从重庆到西安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，今天说起来大家都不信，可那时的交通就是这个样。远方就此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后又辗转贵州、湖北，兜兜转转算起来我在他乡20年，远方亦如我的伴侣不离不弃。

再后来，远方竟也让我们和老婆都够不着了。女儿上大学漂洋过海那些年，远方就像是风筝，飞多高飞多远，我们都只是干瞪眼，心头只有攥着那一根线不放，也只能攥着那一根线不放。

忽然发觉，远方再不是无所顾忌说走就走的洒脱。那么远方是什么？是一处坐标，还是一隅安放心灵之所？是挑战自我超越自我，还是一种见识？是一场旅行，还是一场修行？

远方究竟是什么，其实至今我也说不清楚。尽管省会城市我都去过，国外也去过好几回，这只不过是阅历累积变化的过程，并不是一个问题。但远方的魔力我倒像是感觉到那么一丁点，比如格局，比如三观，远方就像一尊无形之神，窥视着甚至左右着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远方总有我不知的奥秘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无线电协会）